

The History of England

Thomas Macaulay

| 史家名著书系 |

麦考莱英国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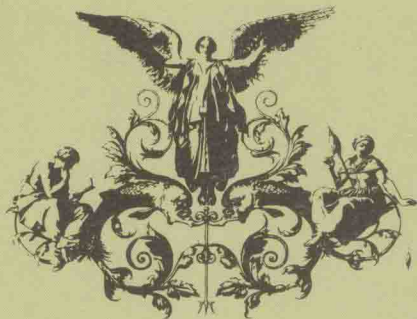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绝对君主制的危机与詹姆斯二世的垮台——

(1685—1702年)

[英] 托马斯·麦考莱 著

刘仲敬 译

II



麦考莱英国史 ②

绝对君主制的危机与詹姆斯二世的垮台


The History of

ENGLAND

THOMAS MACAULAY

刘仲敬 | 译

[英]托马斯·麦考莱 著

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麦考莱英国史. 2 / (英) 麦考莱著; 刘仲敬译. —
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4.10

(史家名著书系)

书名原文: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
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

ISBN 978-7-5534-5552-5

I. ①麦… II. ①麦… ②刘… III. ①英国-历史
IV. ①K561.0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08371号

麦考莱英国史 II: 绝对君主制的危机与詹姆斯二世的垮台

著 者 [英]托马斯·麦考莱

译 者 刘仲敬

出 品 人 刘丛星

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·北京汉阅传播

总 策 划 崔文辉

责任编辑 崔文辉 齐琳

策划编辑 刘训练

装帧设计 未氓

开 本 720mm×980mm 1/16

印 张 24.75

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—18号底商A222
邮编: 100052

电 话 总编办: 010-63109269

发行部: 010-63104979

网 址 <http://www.beijingshanyue.com/>

邮 箱 jlpg-bj@vip.sina.com

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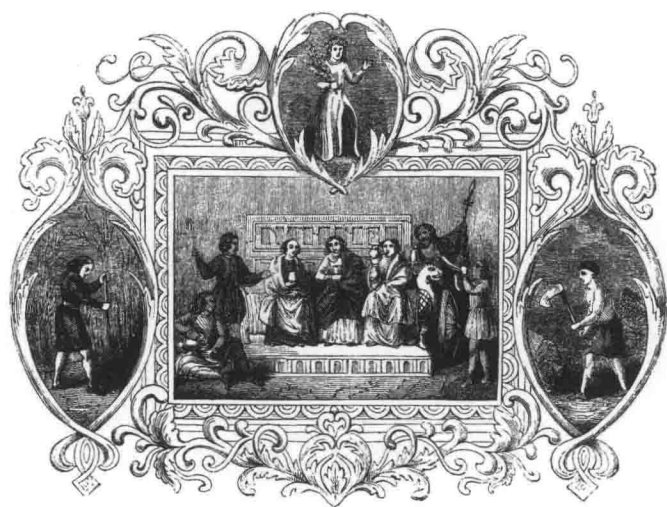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534-5552-5

定价: 4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北京汉阅传播
Beijing Han-read Culture



(1685—1702年)

THE HISTORY
OF ENGLAND

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

(1685—1702年)

by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

E.H. Butler & Co., 1856



VOLUME II

目 录

第六章·····	001
第七章·····	095
第八章·····	158
第九章·····	232
第十章·····	324

第六章

詹姆斯的权力登峰造极——他的外交政策——他的内政计划；《人身保护法》——常备军——施恩天主教的计划——践踏审查法案——哈利法克斯失宠；普遍的不满——迫害法兰西胡格诺派——迫害在英格兰产生的后果——开国会；国王致辞；下议院形成反对党——外国政府的态度——下议院委员会论国王致辞——政府的失败——政府的第二次失败；国王叱责下议院——下议院责罚科克不敬国王——政府在上议院遭到反对；德文郡伯爵——伦敦主教——莫多特子爵——休会——格拉德勋爵和汉普登勋爵的审判——德拉米尔的审判——开释的后果——宫廷朋党；新教派托利党的态度——查理二世密匣文件出版——体面天主教徒的态度——天主教激烈派奸党——杰洛米；怀特；泰雷科奈尔——外国使臣的态度——教皇和耶稣会互为仇衅——耶稣会教团——佩特雷神父——国王的性情和观念——耶稣会鼓励国王的错误——杰弗里斯背信弃义——戈道尔芬；王后；国王的风流韵事——凯瑟琳·塞德利——罗切斯特设计施恩于凯瑟琳·塞德利——罗切斯特的影响力衰退——卡斯特勒曼奉命出使罗马；詹姆斯亏待胡格诺派——豁免权——罢免抗命法官——爱德华·黑尔斯爵士案——天主教徒准持圣俸——斯克莱特；沃克尔——基督寺学院交给天主教——主教区的处置——詹姆斯决定以至高权力反对国教会——他的困难——他重新创立钦使法庭——起诉伦敦主教——天主教公开活动激起的不满——仪式与道袍——骚乱——亨斯洛大营——塞缪尔·约翰逊——休·斯佩克——起诉约翰逊——国教会牧师热忱反对天主教——天主教神学家反应过度——苏格兰形势——昆斯伯里——佩斯和梅尔福特——公开偏袒苏格兰天主教——爱丁堡骚乱——龙颜大怒；国王的苏格兰计划——苏格兰枢密院派代表团赴伦敦——他们和国王协商——苏格兰各等级会

议；会议桀骜不驯——会议延期；苏格兰的武断政体——爱尔兰——关于宗教的法律状况——民族仇恨——土著农民；本地贵族——英国殖民地形势——詹姆斯应该遵循的路线——他的错误——克拉林敦以副王身份驾临爱尔兰——他的贬黜；殖民者的恐慌——泰雷科奈尔以大将身份抵达都柏林；他的偏袒和暴行——他决心撤销《殖民法案》——爱尔兰的英国殖民者心灰意冷——海德倒台的影响

此刻，詹姆斯的权力和成就登峰造极。在英格兰和苏格兰，他都击败了敌人。严刑峻法确实激起了他们的深仇大恨，但同时也有效地压制了他们的勇气。辉格党似乎已经灭亡。辉格党一词销声匿迹，仅仅作为耻辱的代名词使用。国会忠于国王；直到本朝末年，始终处于国王的支配下。国教会忠于国王，比以往更加强硬。在最近的叛乱中，他们将忠诚的表白付诸行动。法官是国王的工具。如果他们不再俯首帖耳，国王随时可以罢免他们。自治市镇充满了国王的人马。他的岁入远远超过了历代先王。他志得意满，跟几个月前判若两人。那时，他怀疑王位能否坐满一小时。他乞求外国援助，毫无帝王的尊严。他收到援助，流下了感恩戴德的泪水。统治和荣耀的愿景在他眼前升起。他在想象中看到：自己一变为欧洲的仲裁人，为惨遭强权压迫的各邦仗义申冤。他早在六月就向联省保证：一旦英格兰大局已定，全世界就会看到，他根本不怕法兰西。塞吉摩尔战后不到一个月，他就履行了这些保证。他和三级会议缔结防御性条约，精神酷似三国同盟条约。海牙和凡尔赛都认为，条约意义重大。哈利法克斯始终是法兰西霸

权的死敌。本朝开始以来，他几乎从未参知重大政事。这一次，他似乎得君甚专、主持大局。英国人没有事先通告巴里隆，意义同样重大。法兰西使节及其君上都感到意外。路易对詹姆斯的大计颇为不安，表示并非不近情理的严重焦虑。詹姆斯最近还在领取他的津贴，甘做他的诸侯。国际盛传奥兰治亲王威廉忙于组织大联盟，包括：奥地利家族的两大分支、联省、瑞典王国、勃兰登堡选帝侯。现在，英格兰国王和国会似乎就要执联盟牛耳。

其实，导致这种结局的谈判已经开始了。西班牙向詹姆斯提出，两国建立紧密的联盟。他乐于听取提议，明知这种联盟几乎无异于对法宣战；但他决定推迟最后的决断，直到国会重新召集。基督教世界的命运系于下议院当时的态度。如果议院倾向于默许国王的内政计划，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积极有力的干涉。欧洲大陆的重大纠纷很快就会告一段落。如果议院执意反对；他就只能放弃仲裁各邦的所有计划，再度乞求法兰西的援助，再度屈从法兰西的旨意，沦为第三流或第四流的君主。他只能在国内践踏法律和公共舆论，以免遭到对外丧权辱国的惩罚。^①

确实，他的要求似乎很难超过下议院乐于给予的范围。他们已经提供了丰富的证据，证明自己渴望保存完整的王室特权。他们标示国王对国民权利的侵蚀，态度绝非极端。十二分之十一的议员确实要么依附于宫廷，要么就是来自乡村的热忱骑士党。议会坚决不给君主的东西实在寥寥无几。国民幸甚，詹姆斯恰好特别在意这几件事。

他的目标之一就是撤销《人身保护法》。暴君自然会憎恨《人身保护法》。自古以来，立法机关对暴政的最严厉约束莫过于此。这种感情在他心中根深蒂固，直到最后一刻。他在流亡中草拟《教子书》，仍然没有忘记表现。^②但《人身

① *Avaux Neg.*, Aug. 6/16 1685; *Despatch of Citters and his colleagues, enclosing the treaty*, Aug. Lewis to Barillon, Aug. 14/24.

② *Instructions headed, "For my son the Prince of Wales, 1692," in the Stuart Papers.*

麦考莱英国史 II
绝对君主制的危机与詹姆斯二世的垮台

保护法》虽然是在辉格党优势时期通过的，对托利、辉格两党却同样珍贵。各党各派的英国人全都高度评价这条伟大的法律，实在不足为奇；因为这项法律不取迂回手段，而是直接付诸实施，增加了王国所有居民的安全与幸福。^①

詹姆斯还有另一项计划。拥戴他即位和维护他在位的党派对此深恶痛绝。他想组织强大的常备军。他从最近的叛乱中获益良多，大大增加了王兄留下的军事力量。军队现在包括：最初的六个禁卫军龙骑兵团；第三和第四龙骑兵团；刚刚征集的九个步兵团，依次从第七团到第十五团。^②国内的扩军再加上召回的丹吉尔要塞戍军，在区区数月之间将英格兰常备军从六千人增加到近两万人。历代列王从来不曾和平时期拥有如此强大的军队。然而，詹姆斯仍然不能满足。他再三表示：不能信任民团的忠诚，他们感染了本阶级的所有激情。在塞吉摩尔，叛军的民兵比王师营内还多。如果王权仅仅依靠乡村民兵的保护，蒙茅斯早已乘胜从莱姆直取伦敦了。

岁入虽然远迈历代列王，应付新的开销仍然非常勉强。海军开支消耗了大部分新税所得。前朝末年，包括丹吉尔团的全部军费每年不到 30 万英镑。现在，每年 60 万英镑尚且不足。^③如果需要追加费用，只能向国会请求补助。国会不大可能有照办的胃口。全国无不憎恶常备军的名字，充满下议院的骑士党绅士尤为深恶痛绝。在他们的思想中，常备军和一系列灾难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：残余国会；护国公；蹂躏教堂；清洗大学；废贵族；弑君；圣徒的阴郁统治；伪善和禁欲；罚款和没收；出身贫贱的暴发少将侮辱王国最古老、最体面的家庭。何况，国会内的贵族和乡绅在本乡都是民兵军官。他们的重要性部分有赖于此。如果国民武装靠边站，英格兰士绅的影响和尊严都要大打折扣。因此，国

① 最顽固偏执的托利党人约翰逊对博斯维尔说：“我国政体和其他国家相比，唯一的优势就在《人身保护法》。” T. B. 麦考莱是本国最顽固偏执的辉格党人；但他去印度的时候，就把辉格主义留在家里。

② 参见经副将审查出版的 *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Regiments*。

③ Barillon, Dec. 3/13 1685. 他对此颇有研究。他说：“C'est un detail, dont j'ai connoissance.” 1687 年军费见于 *the Treasury Warrant Book, first of January at 623,104l. 9s. 11d.*

王大概会发现：争取军费甚至比撤销《人身保护法》更难。

然而，两者都是同一项宏伟计划的组成部分。国王处心积虑，寄予厚望。托利党绅士准备为国王的权利流血，对此却深恶痛绝。国教会历经三代内乱，对王室忠贞不贰；对此却深恶痛绝。军队是国王在绝境的最后依靠，甚至他们对此都深恶痛绝。

国王的宗教仍然遭到禁止。《法令汇编》包含许多制裁天主教的严刑峻法，不久前仍然严格执行。《审查法案》禁止所有非国教徒担任文武官职。奥茨的杜撰驱使举国若狂的时候，国会通过了后续法案：任何人没有庄严弃绝变质说，就不得列席议院。国王希望为自己所属的教会争取全面宽容，既自然又正当。没有任何理由怀疑：一点耐心、审慎和公义就能争取宽容。

英国国民极度反感和厌恶他的宗教，主要或唯一原因不在于神学仇恨。救赎可能在天主教会当中发现。不仅如此，所有国教会牧师和最杰出的非国教徒都承认：某些天主教徒是基督徒美德的光辉典范。许多人努力维护制裁天主教的严刑峻法，臭名昭著。他们从精神角度考虑，认为阿里乌斯派、教友派、犹太教的教义比天主教更危险；却无意制定类似的法律，制裁阿里乌斯派、教友派和犹太人。

某些人否定尼西亚教父的教义。某些人没有经过洗礼，不在基督徒范围内。天主教徒享有的宽容不如他们，原因不难解释。英国人坚信，天主教徒认为：只要涉及宗教的利益，他就不受日常道德准则的约束。不仅如此；如果这种做法能够转移自家教会面临的伤害和谴责，他还会视之为功德。

这种意见不乏理由。不可否认：天主教智者著书立说，为模棱两可、精神保留、伪证，甚至暗杀辩护。据说：诡辩也并非毫无结果的虚文。恶毒的理论和恶毒的实践关系密切：圣巴托洛缪大屠杀，威廉·奥兰治一世遇害，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遇刺，伊丽莎白多次面临刺杀阴谋，尤其是火药阴谋。这些史例经常有人引用。据称：所有这些罪行都有天主教神学家的挑动或赞扬。埃弗雷德·迪格

麦考莱英国史 II
绝对君主制的危机与詹姆斯二世的垮台

比在伦敦塔内用柠檬汁写信给妻子。他的信件最近出版,经常有人引用。迪格比是学者和绅士,在所有日常事务中为人正直,对上帝有深刻的责任感。然而,他深深卷入了炸死国王、上议院和下议院的阴谋。他在永恒的边缘宣称,不能理解天主教徒怎么可能认为这样的计划有罪。民众由此推论:天主教徒无论人格整体上多么高尚,只要天主教会的安全和荣誉面临危险,再大的欺诈和残暴都不会过分。

奥茨的无稽之谈能取得异乎寻常的成功,主要应该归功于这种普遍流行的观念。天主教徒被告诉诸毕生的正直、仁慈、忠诚,都没有什么用处。即使他自己的教派有成群结队的证人,都没有什么用处。卑鄙小人捏造最荒诞不经的奇谈,他的反驳毫无用处。如果谋害君主或新教徒同胞的罪名落到他头上,他在几个月内就会大祸临头。他即使呼唤上帝的全部复仇,终归于事无补。他的有利证据只能证明:天主教徒的誓言简直一文不值。他表面上越正直,就越有可能是罪恶的伪装。如果他面临迫在眉睫的死亡和判决,撒谎的可能性只会增加。他只要坦白,就不可能不伤害最神圣的教会。戈弗雷谋杀案判决的罪犯当中,有一位新教徒亨利·贝利。他谈不上德高望重,却以其临终发言动摇了阴谋的可信度。在平反昭雪的过程中,他的作用超过了其他所有犯人。虔诚体面的天主教徒虽然落到同样的下场,他们的临终发言却没有同样的效果。^①

英国人普遍认为:天主教徒的良心弹性很强,可以伪证、纵火、杀人。他们只要涉及自己的教会;不惮于穷凶极恶的暴行,不遵守誓言的约束。这种看法不限于愚昧的民众和灭绝一切理性和仁慈的狂热分子。蒂洛森和洛克的判断和倾向最接近宗教宽容,当时举世无两。蒂洛森宽容各种各样的分裂派和异端派,以致他本人都蒙受了离经叛道的谴责。然而,他在讲坛上说:下议院有责任制定有效的法规,阻止天主教的传播。天主教比外道更有害,要求信徒违背道德的基本原则。他真诚地说,他的脾气倾向于宽容;但他出于社区责任感,在此

^① Burnet, i. 447.

特例上不得不严厉。他宣称,照他的判断:天主教徒经过智术师的诡辩训练,已经形成了混淆是非的道德观。异教徒从来没有听说基督的名字,只凭自然之光的引导。天主教徒作为值得信赖的社会成员,还不如异教徒。^①洛克撰写的著名论文表示:甚至最粗野的偶像崇拜,都不应以刑法禁止。在同一篇论文中,他争辩说:天主教会教导信徒对异端不守信义,没有资格要求宽容。^②

在这种情况下,英国天主教徒的利益显而易见。他造福教友,莫过于说服公众:无论某些轻躁之徒激动时做了什么,写了什么;他的教会绝不会以神圣的名义,认可违背道德原则的手段。詹姆斯有能力做到。他是国王。他的权力大于所有先王。天主教蒙受的污名一去不返还是天长地久,取决于他的所作所为。

他原本可以遵循法律;履行诺言;传播自己的神学原则,戒绝不义的手段;大量运用毋庸置疑的恩赦特权,搁置不宽容的刑法;同时小心谨慎,避免破坏王国教俗体制。若是,国民感情必定迅速改变。天主教君主对新教国民忠信不苟,彰明昭著的实例势必平息公众的疑虑。天主教徒执掌行政全权,统率海陆两军,召集和解散国会,委任国教会的主教和教务长。公众目睹国泰民安,很快就不再担心:天主教徒担任军官或自治市镇议员,可能引起大祸。国民原先长期憎恶天主教,很快就会普遍赞扬他们。天主教徒进入政府和国会,大概不出数年时间。

另一方面,詹姆斯可以反其道而行之。他可以践踏王国的基本法和自己的信誓旦旦,促进自己教会的利益。他当着全世界的面,多次许下了庄严的誓言。几乎毋庸置疑:新教徒全都认为,当时针对天主教徒的指控证据确凿。天主教徒对异端守不守信义,詹姆斯对国教会牧师守不守信义。两个问题性质相似,都是国民关注的对象。詹姆斯登基,有赖于国教会牧师的拥戴。没有他们奋力

^① Tillotson's Sermon, preached before the House of Commons, Nov. 5. 1678.

^② Locke, First Letter on Toleration.

麦考莱英国史 II
绝对君主制的危机与詹姆斯二世的垮台

反对《排斥法案》，詹姆斯就会沦为亡命者。他屡次强调知恩图报，发誓维护国教会的一切合法权利。如果这样的纽带都不能约束他，两个问题的答案就显而易见：只要关系到他的迷信，恩将仇报、背信弃义都不在话下。从此以后，国民不可能信任他。国民既然不能信任他，怎能信任他的教会？人们并不认为他生性阴险狡诈，习惯寒盟背信。他举止迟钝，不大考虑他人的感情；因此颇负诚实之誉，超过他应得的程度。歌功颂德者称他为“公正的詹姆斯”。如果他一旦涉及天主教，就立刻变成不公不义、寒盟背信的角色；国民早就相信天主教对道德品行有致命的影响，不难得出什么结论？

基于这些理由，当时的天主教要人、包括罗马教皇都认为：温和、合宪的政策将会最有效地改善我国天主教会的利益。然而，这些理由对詹姆斯无效。他头脑迟钝，性格专横。他热切地解除天主教忏悔师的禁锢，采取的路线恰好适得其反。由于他的做法，当时最开明、最宽容的新教徒坚信：为邦国的安全着想，禁锢必不可少。他的政策给英国天主教徒带来了三年违法和骄横的胜利、一百四十年的臣服和贬抑。

许多天主教徒奉命统率新征的军团。这项违法的举措暂时通过，没有遭到责难；因为忠臣仓促起兵讨逆、保卫国王的王位和生命，无疑追究国王的种种不法行径。然而，危险现已结束。叛党已经失败，遭到惩罚。他们想要颠覆政府，他们的失败却加强了政府的力量。然而，詹姆斯还在继续委派违规人选。他很快宣布，《审查法案》不再有约束力。他希望引导国会，撤销该法案。如果国会顽固反对，他自有办法。

消息一旦传出，立刻怨声载道。这是暴风雨的前兆，向他发出警告：迫使祖父、父亲、兄长让步的精神虽然沉睡，并未死灭。反对首先出自内阁。哈利法克斯毫不掩饰厌恶和惊惶。他在阁议中直言不讳，同样的感情很快就弥漫到全国。他的同僚全都不肯附议，提案失败。国王在御书房召见他，两次长谈。詹姆斯恭维和哄骗兼施，然而无济于事。哈利法克斯断然拒绝迎合圣意，不肯承诺

在上议院投票支持《人身保护法》或《审查法》的撤销案。

几位近臣劝谏国王：不要在国会召开前夜，将最雄辩、最卓越的政治家驱赶到敌方。他们指出，哈利法克斯喜欢荣华富贵。他只要留任寺卿，就不大可能全力反对政府。一旦罢官，他就不再有所顾忌。国王独断独行。哈利法克斯获悉，君上不再需要他的效劳。阁员录将他除名。^①

哈利法克斯罢相不仅震动英格兰，而且震动巴黎、海牙和维也纳；因为众所周知，他始终是抵消凡尔赛宫廷影响英国事务的中流砥柱。路易闻讯，喜形于色。另一方面，联省和奥地利家族的使节竭力吹捧弃臣的智慧和功德。他们歌功颂德的方式严重冒犯了詹姆斯，尤其是帝国使馆秘书。他毫不犹豫地说：哈利法克斯力挫《排斥法案》，居功至伟。詹姆斯恩将仇报，恶迹昭彰。^②

哈利法克斯羽翼众多，很快就昭然若揭。部分托利党人及其旧党魁丹比率先启用了辉格党人的语言。甚至教会长老都暗示：在关键问题上，忠君之义必须让位于更高的理由。军队首脑仍然不满，更反常、更可怕。三年后，高级将领抛弃王旗。此刻，这种情绪已经初见端倪。某些军官原先一贯肆无忌惮，现在突然变得谨小慎微。丘吉尔窃窃私语，说国王太过分了。基尔克刚刚血洗西部归来，发誓拥护新教。他说：纵然弃绝生他养他的信仰，绝不皈依天主教。他曾向摩洛哥皇帝许下庄严的誓言，丑话说在前面：如果他当真叛教，只会皈依伊斯兰教。^③

举国汹汹、龙争虎斗，期待国会重开。这时，法兰西的新闻增加了普遍的激动。

黎希留雄才大略、先声夺人，胡格诺派长期抵抗法兰西政府的英勇斗争终于告一段落。伟大政治家征服了他们，但保证《南特敕令》授予他们的良心自由。他们在某些并不难堪的限制条件下继续自己的敬拜仪式，撰写自己的护教

^① Council Book. The erasure is dated Oct. 21. 1685. Halifax to Chesterfield; Barillon, Oct. 19/29.

^② Barillon, Oct. 26/Nov. 5. 1685; Lewis to Barillon, Oct. 27 / Nov. 6. Nov. 6/16.

^③ 托利党内初次流露不满的征兆，重要记录见于1685年10月的哈利法克斯致切斯特·菲尔德书。Burnet, i. 684.

著作。他们获准出任文武官职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，异端信仰没有妨碍他们的世俗成功。有些胡格诺派指挥国家的军队，另一些胡格诺派执掌重要的政府部门。形势最终发生变化。路易十四自幼视胡格诺派为政治和宗教敌人。他身为热忱的天主教徒，憎恶胡格诺派的神学教义。他身为喜爱武断权力的君主，憎恶胡格诺派掺杂日内瓦神学的共和理论。他渐次剥夺了分裂派享有的所有特权。他干预新教派儿童的教育，没收赠予新教派团体的财产，以琐屑的借口关闭新教徒的教堂。新教派牧师遭到税吏的骚扰。新教徒法官的贵族荣誉遭到剥夺。王师的新教徒军官接到通知：陛下免除了他们的职务。上谕禁止法律行业接纳新教徒。胡格诺派稍有反抗精神死灰复燃的迹象，屠杀和处决接踵而来。上个世纪，他们曾向瓦洛亚王朝的全部力量挑战。龙骑兵进驻异端众多的市镇和异端士绅的乡间宅邸。这些粗野的传教士残暴恣睢，政府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《南特敕令》的核心条款实际上已遭践踏，但敕令本身尚未正式废除。圣旨三令五申，庄严宣布国王决心信守诺言。然而，偏执信徒和阿谀小人近在君侧。国王欣然同意他们的建议。他们对国王表示：严酷的政策效果极好，圣意没有或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。数千名胡格诺派已经改变了信仰。如果他进一步采取目前还保留的步骤，目前仍然顽固的新教徒很快就会屈服。法兰西将会洗清异端的污染。法兰西国王将会赢得天国的冠冕，荣耀不逊于圣路易。这些论证占了上风。最终的打击来临了。《南特敕令》撤销。一系列制裁分裂派的法令相继颁布。当局将新教徒的男女儿童从父母身边夺走，交给修道院教育。所有加尔文派牧师奉命：要么弃绝他们的宗教，要么在两周内出国。其他改革派信徒不得离开王国。边界和口岸严加警戒，以防他们出逃。当局设想：羊群一旦隔离了邪恶的牧人，很快就会返回真正信仰的羊栏。但军警虽然戒备森严，移民仍然大批离境。据估计，五万家胡格诺派在几个月内永远离开了法兰西。流亡者都是国之栋梁。他们通常聪明、勤奋、道德严谨。其中多有军事、科学、文学、艺术各方面的杰出人物。有些流亡者加入威廉·奥兰治亲王的军队，